

## 第二十八回

###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

话说荀息拥立公子奚齐，百官都至丧次哭临，惟狐突托言病笃不至。里克私谓平郑父曰：“孺子遂立矣，其若亡公子何？”平郑父曰：“此事全在荀叔，姑与探之。”二人登车，同往荀息府中，息延入，里克告曰：“主上晏驾，重耳、夷吾俱在外，叔为国大臣，乃不迎长公子嗣位，而立嬖人之子，何以服人？且三公子之党，怨奚齐子母入于骨髓，只碍主上耳。今闻大变，必有异谋。秦、翟辅之于外，国人应之于内，子何策以御之？”荀息曰：“我受先君遗托而传奚齐，则奚齐乃我君矣。此外不知更有他人！万一力不从心，惟有一死，以谢先君而已。”平郑父曰：“死无益也，何不改图？”荀息曰：“我既以忠信许先君矣，虽无益，敢食言乎？”二人再三劝谕，荀息心如铁石，终不改言，乃相辞而去。里克谓郑父曰：“我以叔有同僚之谊，故明告以利害。彼坚执不听，奈何？”郑父曰：“彼为奚齐，我为重耳，各成其志，有何不可。”

于是二人密约，使心腹力士，变服杂于侍卫服役之中，乘奚齐在丧次，就刺杀于苦块之侧。时优施在旁，挺剑来救，亦被杀。一时幕间大乱。荀息哭临方退，闻变大惊，疾忙趋入，抚尸大恸曰：“我受遗命托孤，不能保护太子，我之罪也！”便欲触柱而死。骊姬急使人止之曰：“君枢在殡，大夫独不念乎？且奚齐虽死，尚有卓子在，可辅也。”荀息乃诛守幕者数十人，即日与百官会议，更扶卓子为君，时年才九岁。里克、平郑父佯为不知，独不与议。梁五曰：“孺子之死，实里、平二人为先太子报仇也，今不与公议，其迹昭然，请以兵讨之！”荀息曰：“二人者，晋之老臣，根深党固，七舆大夫，半出其门，讨而不胜，大事去矣。不如姑隐之，以安其心而缓其谋。俟丧事既毕，改元正位，外结邻国，内散其党，然后乃可图矣。”

梁五退谓东关五曰：“荀卿忠而少谋，作事迂缓，不可恃也。里平虽同志，

而克为先太子之冤，衔怨独深。若除克，则平氏之心情矣。”东关五曰：“何策除之？”梁五曰：“今丧事在迓，诚伏甲东门，视其送葬，突起攻之，此一夫之力也。”东关五曰：“善。我有客屠岸夷者，能负三千钧绝地而驰，若啖以爵禄，此人可使也。”乃召屠岸夷而语之。夷素与大夫骊遄相厚，密以其谋告于骊遄，问：“此事可行否？”遄曰：“故太子之冤，举国莫不痛之，皆因骊姬母子之故。今里克二大夫，欲歼骊姬之党，迎立公子重耳为君，此义举也。汝若辅佞仇忠，干此不义之事，我等必不容汝。徒受万代骂名，不可，不可！”夷曰：“我侪小人不知也，今辞之何如？”骊遄曰：“辞之，则必复遣他人矣。子不如佯诺，而反戈以诛逆党，我以迎立之功与子。子不失富贵，而且有令名，与为不义杀身孰得？”屠岸夷曰：“大夫之教是也。”骊遄曰：“得无变否？”夷曰：“大夫见疑，则请盟！”乃割鸡而为盟。夷去，遄即与平郑父言之，郑父亦言于里克，各整顿家甲，约定送葬日齐发。

至期，里克称病不会葬，屠岸夷谓东关五曰：“诸大夫皆在葬，惟里克独留，此天夺其命也，请授甲兵三百人，围其宫而歼之。”东关五大悦，与甲士三百，伪围里克之家。里克故意使人如墓告变。荀息惊问其故，东关五曰：“闻里克将乘隙为乱，五等辄使家客，以兵守之。成则大夫之功，不成不相累也。”荀息心如芒刺，草草毕葬，即使“二五”勒兵助攻，自己奉卓子坐于朝堂，以俟好音。

东关五之兵先至东市，屠岸夷来见，托言稟事，猝以臂拉其颈，颈折坠，军中大乱。屠岸夷大呼曰：“公子重耳引秦、翟之兵，已在城外，我奉里大夫之命，为故太子申生伸冤，诛奸佞之党，迎立重耳为君，汝等愿从者皆来，不愿者自去。”军士闻重耳为君。无不踊跃愿从者。梁五闻东关五被杀，急趋朝堂，欲同荀息奉卓子出奔，却被屠岸夷追及，里克、平郑父、骊遄各率家甲，一时亦到。梁五料不能脱，拔剑自刎，不断，被屠岸夷只手擒来，里克趁势挥刀，劈为两段。时左行大夫共华，亦统家甲来助，一齐杀入朝门，里克仗剑先行，众人随之，左右皆惊散。荀息面不改色，左手抱卓子，右手举袖掩之，卓子惧而啼。荀息谓里克曰：“孺子何罪？宁杀我，乞留此先君一块肉！”里克曰：“申生安在？亦先君一块肉也！”顾屠岸夷曰：“还不下手！”屠岸夷就荀息手中夺来，掷之于阶，但闻跣蹋一声，化为肉饼。荀息大怒，挺佩剑来斗里克，亦被屠岸夷斩之，遂杀入宫中。骊姬先奔贾君之宫，贾君闭门不纳，走入后园，从桥上投水中而死，里克命戮其尸。骊姬之娣虽生卓子，无宠无权，恕不杀，锢之别室。尽灭“二五”及优施之族。髯仙有诗叹骊姬云：

谮杀申生意若何？要将稚子掌山河。

一朝母子遭骈戮，笑杀当年《暇豫》歌。

又有诗叹荀息从君之乱命，而立庶孽，虽死不足道也。诗云：

昏君乱命岂宜从？犹说兢兢效死忠。

璧马智谋何处去？君臣束手一场空。

里克大集百官于朝堂，议曰：“今庶孽已除，公子中惟重耳最长且贤当立，诸大夫同心者，请书名于简！”平郑父曰：“此事非狐老大夫不可。”里克即使人以车迎之。狐突辞曰：“老夫二子从亡，若与迎，是同弑也。突老矣，惟诸大夫之命是听！”里克遂执笔先书己名，次平郑父，以下共华、贾华、骀遄等共三十余人，后至者俱不及书，以上士之衔假屠岸夷，使之奉表往翟，奉迎公子重耳。重耳见表上无狐突名，疑之，魏犇曰：“迎而不往，欲长为客乎？”重耳曰：“非尔所知也。群公子尚多，何必我？且二孺子新诛，其党未尽，入而求出，何可得也？天若祚我，岂患无国？”狐偃亦以乘丧因乱，皆非美名，劝公子勿行。乃谢使者曰：“重耳得罪于父，逃死四方，生既不得展问安侍膳之诚，死又不得尽视含哭位之礼，何敢乘乱而贪国。大夫其更立他子，重耳不敢违！”屠岸夷还报，里克欲遣使再往，大夫梁繇靡曰：“公子孰非君者，盍迎夷吾乎？”里克曰：“夷吾贪而忍，贪则无信，忍则无亲，不如重耳。”梁繇靡曰：“不犹愈于群公子乎？”众人俱唯唯，里克不得已，乃使屠岸夷辅梁繇靡迎夷吾于梁。

且说公子夷吾在梁，梁伯以女妻之，生一子，名曰圉。夷吾安居于梁，日夜望国中有变，乘机求入，闻献公已薨，即命吕飴甥袭屈城据之。荀息为国中多事，亦不暇问。及闻奚齐、卓子被杀，诸大夫往迎重耳，吕飴甥以书报夷吾，夷吾与虢射、郤芮商议，要来争国。忽见梁繇靡等来迎，以手加额曰：“天夺国于重耳，以授我也！”不觉喜形于色。郤芮进曰：“重耳非恶得国者，其不行必有疑也，君勿轻信。夫在内而外求君者，是皆有大欲焉。方今晋臣用事，里、平为首，君宜捐厚赂以啖之，虽然，犹有危。夫入虎穴者，必操利器。君欲入国，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。邻晋之国，惟秦最强，子盍遣使卑辞以求纳于秦乎？秦许我，则国可入矣。”夷吾用其言，乃许里克以汾阳之田百万，许平郑父以负葵之田七十万，皆书契而缄之。先使屠岸夷还报，留梁繇靡使达手书于秦，并道晋国诸大夫奉迎之意。

秦穆公谓蹇叔曰：“晋乱待寡人而平，上帝先示梦矣。寡人闻重耳、夷吾皆贤公子也，寡人将择而纳之，未知孰胜？”蹇叔曰：“重耳在翟，夷吾在梁，

地皆密迩。君何不使人往吊，以观二公子之为人？”穆公曰：“诺。”乃使公子絳先吊重耳，次吊夷吾。公子絳至翟，见公子重耳，以秦君之命称吊。礼毕，重耳即退。絳使阖者传语：“公子宜乘时图入，寡君愿以敝赋为前驱。”重耳以告赵衰。赵衰曰：“却内之迎，而借外宠以求入，虽入不光矣！”重耳乃出见使者曰：“君惠吊亡臣重耳，辱以后命。亡人无宝，仁亲为宝，父死之谓何，而敢有他志？”遂伏地大哭，稽顙而退，绝无一私语。公子絳见重耳不从，心知其贤，叹息而去，遂吊夷吾于梁。礼毕，夷吾谓絳曰：“大夫以君命下吊亡人，亦何以教亡人乎？”絳亦以“乘时图入”相劝。夷吾稽顙称谢，入告卻芮曰：“秦人许纳我矣！”卻芮曰：“秦人何私于我？亦将有取于我也！君必大割地以赂之。”夷吾曰：“大割地不损晋乎？”卻芮曰：“公子不返国，则梁山一匹夫耳，能有晋尺寸之土乎？他人之物，公子何惜焉？”夷吾复出见公子絳，握其手谓曰：“里克、平郑皆许我矣，亡人皆有以酬之，且不敢薄也。苟假君之宠，入主社稷，惟是河外五城，所以便君之东游者，东尽虢地，南及华山，内以解梁为界，愿入之于君，以报君德于万一。”出契于袖中，面有德色。公子絳方欲谦让，夷吾又曰：“亡人另有黄金四十镒，白玉之珩六双，愿纳于公子之左右，乞公子好言于君，亡人不忘公子之赐。”公子絳乃皆受之。史臣有诗云：

重耳忧亲为丧亲，夷吾利国喜津津。

但看受吊相悬处，成败分明定两人。

絳返命于穆公，备述两公子相见之状。穆公曰：“重耳之贤，过夷吾远矣！必纳重耳。”公子絳对曰：“君之纳晋君也，忧晋乎？抑欲成名于天下乎？”穆公曰：“晋何与我事？寡人亦欲成名于天下耳。”公子絳曰：“君如忧晋，则为之择贤君。第欲成名于天下，则不如置不贤者。均之有置君之名，而贤者出我上，不贤者出我下，二者孰利？”穆公曰：“子之言，开我肺腑。”乃使公孙枝出车三百乘，以纳夷吾。秦穆公夫人，乃晋世子申生之娣，是为穆姬，幼育于献公次妃贾君之宫，甚有贤德，闻公孙枝将纳夷吾于晋，遂为手书以属夷吾，言：“公子入为晋君，必厚视贾君。其群公子因乱出奔，皆无罪。闻叶茂者本荣，必尽纳之，亦所以固我藩也。”夷吾恐失穆姬之意，随以手书复之，一一如命。

时齐桓公闻晋国有乱，欲合诸侯谋之，乃亲至高梁之地。又闻秦师已出，周惠王亦遣大夫王子党率师至晋，乃遣公孙隰朋会周、秦之师，同纳夷吾。吕怡甥亦自屈城来会，桓公遂回齐。里克、平郑父请出国舅狐突做主，率群臣

备法驾，迎夷吾于晋界。夷吾入绛都即位，是为惠公。即以本年为元年。按晋惠公之元年，实周襄王之二年也。国人素慕重耳之贤，欲得为君，及失重耳得夷吾，乃大失望。

惠公既即位，遂立子圉为世子。以狐突、虢射为上大夫，吕飴甥、郤芮俱为中大夫，屠岸夷为下大夫。其余在国诸臣，一从其旧。使梁繇靡从王子党如周，韩简从隰朋如齐，各拜谢纳国之恩，惟公孙枝以索取河西五城之地，尚留晋国。惠公有不舍之意，乃集群臣议之。虢射目视吕飴甥，飴甥进曰：“君所以赂秦者为未入，则国非君之国也。今既入矣，国乃君之国矣，虽不畀秦，秦其奈君何？”里克曰：“君始得国，而失信于强邻，不可，不如与之。”郤芮曰：“去五城是去半晋矣，秦虽极兵力，必不能取五城于我。且先君百战经营，始有此地，不可弃也。”里克曰：“既知先君之地，何以许之？许而不与，不怒秦乎？且先君立国于曲沃，地不过蕞尔，惟自强于政，故能兼并小国，以成其大。君能修政而善邻，何患无五城哉？”郤芮大喝曰：“里克之言，非为秦也，为取汾阳之田百万，恐君不与，故以秦为例耳！”平郑父以臂推里克，克遂不敢复言。惠公曰：“不与则失信，与之则自弱，畀一二城可乎？”吕飴甥曰：“畀一二城，未为全信也，而适以挑秦之争，不如辞之。”惠公乃命吕飴甥作书辞秦。书略曰：

始夷吾以河西五城许君，今幸入守社稷，夷吾念君之赐，欲即践言，大臣皆曰：“地者，先君之地。君出亡在外，何得擅许他人？”寡人争之弗能得。惟君少缓其期，寡人不敢忘也。

惠公问：“谁人能为寡人谢秦者？”平郑父愿往，惠公从之。

原来惠公求入国时，亦曾许平郑父负葵之田七十万，惠公既不与秦城，安肯与里、平二人之田？郑父口虽不言，心中怨恨，特地讨此一差，欲诉于秦耳。郑父随公孙枝至于秦国，见了穆公，呈上国书。穆公览毕，拍案大怒曰：“寡人固知夷吾不堪为君，今果被此贼所欺！”欲斩平郑父。公孙枝奏曰：“此非郑父之罪也，望君恕之！”穆公余怒未尽，问曰：“谁使夷吾负寡人者？寡人愿得而手刃之！”平郑父曰：“君请屏左右，臣有所言。”穆公色稍和，命左右退于帘下，揖郑父进而问之。郑父对曰：“晋之诸大夫，无不感君之恩，愿归地者，惟吕飴甥、郤芮二人从中阻挠。君若重币聘问，而以好言召此二人，二人至，则杀之。君纳重耳，臣与里克逐夷吾，为君内应，请得世世事君，何如？”穆公曰：“此计妙哉，固寡人之本心也！”于是遣大夫冷至随平郑父行聘于晋，欲诱吕飴甥、郤芮而杀之。不知吕郤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